

王雲五主編

人人人文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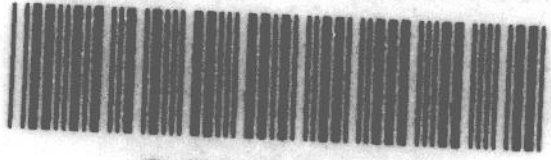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目錄學年表

姚名達著

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

S 011623

G257
853(B)



S9001133

姚名達著

中國

目錄學年表



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

石景宜先生書

年 月 日

編印人人文庫序

余弱冠始授英文，爲謀教學相長，並滿足讀書慾，輒廣購英文出版物。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*Everyman's Library* 者，刊行迄今將及百年，括有子目約及千種，價廉而內容豐富，所收以古典爲主，間亦參入新著。就內容與售價之比，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。其能如是，則以字較小，行較密，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，所減成本亦多。

余自中年始，從事出版事業，迄今四十餘年，中斷不逾十載。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，多厲廉售之意，如萬有文庫一二集，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，其尤著者也。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，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，叢書集成簡編，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，一本斯旨。惟以整套發售，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，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。

幾經考慮，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，編爲人人文庫，陸續印行，分冊發售，定價特廉，與人人叢書相若；讀者對象，以青年爲主，則與前述叢書略異。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，以新五號字排印，與人人叢書略同；每冊定價一律，若干萬字以下，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，占一號；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，占二號，皆依

出版先後編次。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，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，概不折扣。惟實行以來，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，售價即加倍，頗欠公允。研討再四，決改定售價，單號仍爲八元，雙號則減爲十二元，俾相差不過鉅。又爲鼓勵多購多讀，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，悉聽購者自選。區區之意，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，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。

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，除別有歸屬，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，當盡量編入本文庫。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，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。果能如願，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。

數年之間，取材方面，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，徒以篇幅過多，不得不割愛者，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，售價定爲二十元，俾本文庫範圍益廣，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。惟半年以來，紙價工價均大漲，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。凡初版新書，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，或景印舊版，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，均列入特號，事出不獲已，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。

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

本書體例：

- (一) 廣羅中國古來目錄學界大事，依年代順敘。
- (二) 引用原文，不易隻字者，概用「」號爲記。如有更易，則無「」號。
- (三) 兩人對話之辭，援慣例用「」號別之。
- (四) 著者插註之語，援英文慣例，用「」號，以別於原註。
- (五) 無一字無來歷，故每事皆註出處。一事出於數處者，則逐句分別註明。但近代事出原書者從略。
- (六) 原文有舛誤，或異說須考定者，概於插註辨明。——以上三項，概用小字雙行，以別於正文。

本書內容：

- (一) 公私圖書目錄之編纂詳述其原委。
- (二) 與目錄編纂有密切關係之校書、藏書、求書，乃至大部書之編纂，典書官制之沿革，藏書館閣之

興廢，亦擇要敘入。其非大規模之舉措或與目錄編纂無密切關係者，不錄。

(三) 本書斷始於秦始皇帝三十四年；截止於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底。

(四) 書非目擊，事非有據，概不著錄。明知不免挂一漏萬，未敢信口雌黃。

導言

一 年表之淵源及其功用

年表之作，始見於太史公書十二諸侯年表。蓋當時學者研究春秋，用意各異：「儒者斷其義，馳說者聘其辭，不務綜其終始。歷人取其年月，數家隆於神運。譜牒獨記世謚，其辭略，欲一觀諸要，難。」

司馬遷「於是譜十二諸侯，自共和訖孔子，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，著於篇，爲成學治古文者要刪焉。」見史記卷十四表字原有外表顯明之義，譜字則有簿錄布列之義。布列諸侯史事以表顯盛衰

大指，而用年歲貫串之，故號曰年表。觀其體例，以經緯線條，區分類別，各有所明。循上而下，則同年之中，各國大事，朗如眉目。循右而左，則一國之事，逐年序記，暢如江河。理紛紜爲條貫，使學者得以「觀古今於須臾，撫四海於一瞬。」陸機文賦之語豈不快哉！故歷代史書頗遵其法。例如宋史宰輔表序即謂

「國家世祚，人事歲月，散於紀傳世家，先後始終，遽難考見，此表之不可無，而編年不容於盡變也。」
卷百二十劉知幾史通表歷篇雖甚詆表爲無用，亦謂「列國年表，或可存焉。」實則繁雜之事物，爲辭句

所不能明或不易明者，一列於表，則莫不顯若丹青，凡表皆然，不獨年表而已，此則知幾所不及知，故妄肆抨彈耳。

「劉向以譜與歷合爲一家，歸於術數。而司馬遷之稱周譜，則非術數之書也。」故章學誠「疑古人於累計之法，多用譜體。」「周譜經緯之凡例，恐不盡爲星歷一家之用也。」見章氏遺書外編卷七永清縣志職官表序

漢書藝文志歷譜類中以譜名者僅有帝王諸侯世譜，古來帝王年譜二種，未有自注，故其著作年代不明，然其分量多至二十卷，或五卷，且書之以卷計者必爲布帛所成，當非古籍可知。而周譜卻不見於著錄中。劉知幾則謂「蓋譜之建名，起於周代，表之所作，因譜象形。故桓君山「桓譚新論」有云：『太史

公三代世表，旁行斜上，並效周譜。』

見史通表歷篇。史記索隱引劉向之言，亦與桓同。

鄭樵亦謂「古者紀年別繫之書，謂

之譜。太史公改而爲表。」今觀司馬遷所述：「余讀諜記黃帝以來，皆有年數。」然「稽其歷譜諜，終始五德之傳，古文咸不同，乖異。」故「自殷以前諸侯，不可得而譜。周以來，乃頗可著。孔子因史文，次春秋紀元年，正時日月，蓋其詳哉！」並見史記卷十三司馬遷既「讀春秋歷譜諜」故能著十二諸侯年表耳。證以上文所引，則歷譜諜爲三種體裁不同之書，各有所偏，遷始綜合改製爲年表。縱使三代世表確

做周譜而成，亦不可謂各種年表皆然。故年表之體例，非特以太史公書各表爲今存之最古者，且可推定司馬遷爲創造人焉。

二 學術史與年表

政治史之在我國，畸形發展；政治年表獨立成書，所在多有。學術史則向無專書，及佛教輸入始有釋伽譜高僧傳一類之著作問世。釋伽譜乃梁僧祐之創作，已具學術年表之規模，而隋費長房歷代三寶紀則有帝年三卷，自佛逝後，歷年佛事，莫不擇要記述，一目了然。返顧各科，則遲至北宋始有韓柳年譜附集而行。而上下千載，通述古今者，遲至數十年前始有吳榮光之歷代名人年譜。且其所述，多屬個人之行動及詩文，殊未能表顯學術史之大勢。較之佛家譜紀，自有慚色！

自西洋通史體例傳入我國後，無論政治史、各科學術史、綜合文化史，大都分裂史事爲若干集團，各命題目，自具始末，其法頗善。然自一章一節言之，固能答復指定之問題，終述史事之大勢；自全局全書言之，則同時之事，分納數處，或後起而先述，或先發而後言，或一人而裂付三章，或一舉而複陳四次，審其流弊，何可勝言！讀者苟非先具充分之歷史常識，鮮有不迷惑者。此由固執唯一之體例，

未知參用年表以明先後，傳記以敘生平，且不知擴充本紀之意，綜合各章大勢，指陳各項史事之交互關係，豈不陋哉！

年表之用，在學術史中爲尤顯！蓋同時並存，則彼此之交光互影，一望而知；先後順序則古今之淵源流派，參考可得。且各章之所不及詳或無類可歸之事，亦莫不有其歸宿。舉凡著作之成毀，學者之生平，與學術有關之時事，莫不可按年月而序列之。小之則可考一人一書之出沒，大之則可悟一時一代之大勢。學術史之有年表，其猶簿記之有日記帳歟！

憶昔治中國史學史，卽有史學年表之創作，每年分欄，除詳列當代年號年數，折合民國紀元年前若干年，相當於西歷若干年外，以一欄記朝廷或社會對於史學之舉措，以一欄記史書之著作或刊行，史料之發現或湮沒，以一欄記史學家之經歷，其生卒年歲則特闢一小欄以醒眉目，而時事之有關於史學者亦另有以安排之。使讀者循讀考據，莫不如意。十餘年來，隨時增益，已成鉅帙。嘗擬刊行，而因每欄文字之有無多寡不一，殊不便於排版。何柏丞先生建議改爲本紀體裁，每年依月日次序，混合編排，以省篇幅而便排印。然不分欄則同年之事太多，各種並陳，不易尋檢。且重寫一遍，亦非

有長時期不可；以是躊躇，迄今猶未出版。

三 目錄學史及年表

一二八之難，垂成之舊稿目錄學，中國目錄學史，及中國目錄學年表並燬於寶山路祥瑞里十三號之寓廬。另有宋濂年譜黃宗羲年譜則與商務印書館印刷廠同歸於燬劫後重撰，以二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完成目錄學，其歷史篇僅

擷述少數特別目錄學家，亦有年表，並嫌漏略。然其年表之體例等於不分欄者，即因懲於史學年表之不易排版也。二十五六年間，第三次研究目錄學史，其搜羅之久，考索之煩，組織之艱，莫不十倍於曩昔，既已盡辭兼職，用心自較專精，故其見解或有不苟同於俗論者。創業之始，亦件繁史事爲編年，擴大疆域，遍尋史傳，盡收目錄，其費力耗時，較著作正文爲尤多。然時代則愈考而愈明，大勢則愈綜而愈顯，有造於論述者亦殊非淺鮮。且各種目錄之零星出現，既不能盡入史文，自應按年月以記載；而各篇分種，系統多端，讀者無由知悉一時之大勢，及某事某人之年代，則有年表以補其憾，實大佳事。遂將此種編年史料改編爲通紀篇，位於溯源篇與分類篇之間，使讀者於淵源具悉之後，先知全史梗概，然後逐篇研究，可無支離滅裂之弊。然因此篇字數數萬，條數數千，每條各佔一行，則篇幅或

與史文全部相等，殊有枝大於幹之嫌。故又抽出獨立，恢復原名，單行問世。名雖年表，實似本紀。問其體例，讀文可知，無庸一一贅陳也。

之與年表，交互爲用，若論實際，誠所謂「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」蓋有史無表，則年代不明，要事多漏。有表無史，則概念難得，枯燥無味。今既不得已而分印各行，則尤宜綜合全史，指陳大勢，庶不致如宋人之讀資治通鑑，未及終卷而昏昏然欲睡耳。

四 目錄學史之全貌

拙著中國目錄學史已刊列於中國文化史叢書中。敘論、溯源、分類、體質、校讐、史志、宗教目錄、專科目錄、特種目錄、結論等十篇，約二十萬言。敘論篇考定目錄二字之意義，謂「編辨其名之謂目，詳定其次之謂錄，有多數之名目且有一定之次序之謂目錄。」又重述目錄學之夙定意義曰：「目錄學者，將羣書部次甲乙，條別異同，推闡大義，疏通倫類，將以辨章學術，考鏡源流，欲人卽類求書，因書究學之專門學術也。」故其所謂目錄不限於書名，而篇目引得解題皆包括焉。其所謂目錄學，亦不限於分類編目，其職務「不特使書籍有一定之位置，且能介紹其內容於學者，使學者瞭

然依南針以前趨，「故凡解釋內容，訂正訛誤，考索存佚，研究版本，批評是非，敘述源流之學，凡有關於目錄者皆兼而有之，然全史組織，實未能遍及此種專科，所偏重者仍爲書目。溯源篇「拈取別錄，七略爲追求之出發點，先領略其本身之一切，然後遍查古書，從字裏行間，拔識有關於典籍與目錄之記載，」「綜合比較」「用追問溯尋法向上循察，」「以解答所欲尋索之問題，」「舉凡書籍之產生、傳述、整理、校勘、寫定、分類、編目，以至插架，莫不推尋其原始狀態，混合敘述。」「此種追問法「有已知之史事爲嚮導，循其脈絡，鈎沉顯微，」似不失爲研究古史之一良法焉。」

錄，略以後，史事較繁，而其「時代之精神殆無特別之差異，」故全史各篇，皆不用斷代法，「而特取若干主題，通古今而直述，使其源流畢具，一覽無餘。」分類與編目爲目錄學之兩大鉅輪，故首及之。然編目之法，變化無多，故兼包「構成目錄之資料，目錄構成之體質，」而改名曰體質篇。「以統攝編目、解題、引得、小序、總序等資料，與活頁、辭典、類書、年表、散文等體式。」然其搜集未廣，論證未詳，蓋非著者所重，故雖以解題之爲著者所亟欲提倡，亦祇瑩瑩一紙卽已了之，在全書中，此篇殆其最陋劣者。分類篇則探討最深，分析最精。論分量則佔全史四分之一，論內容則盡收古今目錄之分

類綱要而餘蘊無幾。論其要旨則「以爲自荀勗經李充至梁陳之四部目錄，僅爲以甲乙丙丁部次書名之分類法，確可謂之單純四分法，最多僅可認爲四部目錄之第一時期，與後來隋書經籍志以下迄四庫全書總目之四部絕對不同，隋志之四部四十種，貌似荀李而質實劉阮，遠承七略之三十八種，近繼七錄之四十六部，嫡脈相傳，間世一現。治目錄學者絕不可謬認七略七錄之學已失傳，而妄謂隋志爲荀李四部之血嗣也。」此項第二時期之四部分類法，實爲中國目錄學史之主要潮流，亦卽分類史中之正統派。「一千二百年來，官簿私錄，十九沿襲。」偶有二三賢哲頗能闢出藩籬，自創新法，亦已另闢專章，詳加表闡。然花樣雖多，善法未見，如蚊撼泰山，終未能淘汰隋志，代之而興。」故又有修正與補充隋志之類目者，亦已逐一論述。最後則於上述四部正統派，四部修正派，四部反對派之外，略述近代新分類法之嘗試及杜威十進法之採用。論鋒所及，對於幼稚鄙陋之作，抨擊頗厲，實則全史中迄無一種合理合用之分類法，不獨七略四部不能專美於前，卽十進諸法，亦無庸誇口於後。若推著者之意，則竟主張文集宜歸總類，日報年鑑宜入史類，諸多變動，駭人聽聞，誠未便一一提出，以自戾於史裁也。此二篇「皆所以勘同辨異，明變求因，上下古今，分別學派，

合數十家爲一段，不復臚列條別。所用體例，蓋如正史之書志，以事爲主，不以人或書爲主，重在大勢而不重在個體。「凡古今公私總目錄之演變，無不盡攝其中矣。然總目錄之成，多先經校讐之手續。「校讐之義，近乎整理，非祇校勘字句。」「校讐在目錄之先，目錄爲校讐之果，」故另作校讐篇，以述歷代朝廷校書著錄之事，其所考索，亦多一般所不及知者。計漢代校書七次，魏、吳兩晉校書六次，南北朝校書十餘次，唐代校書四次，宋代校書五次，元、明兩代不校書，清代則以校寫四庫全書著聞於世，至於私家校讐，「則有異於祕閣，其功不在於整理，而在於搜羅與比勘。」故亦擇述其最精者，略述十數家，牽於體裁，不能詳也。

每一時代之書籍，輒有正史藝文志述其名目，雖「並據前代祕書目錄，隨意轉騰，既非盡收古來一切書目，又非當代確實保藏之物。」然亦我目錄史之一特色也。故作史志篇，「以時代爲主，凡正史藝文志之來源，後世補志之紛起，莫不加以評騭。」使研究古籍者，有所問津焉。

「正統派之目錄學家，既自局於四部之範圍，堅拒異端，高自標置。而佛、道之徒，亦別自門戶，不復寄人籬下。抄集結藏，著錄成目，其造詣轉有勝於正統派者。」故作宗教目錄篇，詳述向來不齒及

之佛經目錄，而以各教書目附之。由於原料之集中，考索極便，「故逐書考察其內容，逐事確定其年代，逐人記述其生平，依時代之先後，敍成系統，」幾於每錄一段，有錄必述。古代佛錄之不爲通人所知者，幾盡羅列。於其優劣，亦肆論評。全篇分量，竟亦恰佔全史四分之一。此由佛錄確有其特長。確爲目錄史之精彩，可資後人模範者不一而足，故不憚辭費若此也。

「百科競出，羣籍充棟。」「學者欲通曉古今，洞識所學，乃不得不各自就其本科目錄作徹底之研究。」「此專科目錄所以先乎藏書目錄而產生，迄乎現代而尤盛」也。「溯自漢初韓信、張良即已序次兵法，」漢末始有佛經錄，晉初始有文章篇目，宋齊始有書畫錄。他如史目起於李唐，金石原於趙宋，時代愈晚而專科目錄愈多。其始多就現存之書專門深入，明清以來，則上窮往古，遍考存佚，及乎現代，更橫越東西，分支百學。數量之富，實質之精，迥非一般藏書目錄所能望其項背矣。」故特作專科目錄篇，以學術分段，舉凡經解、譯書、哲理、宗教、文字、教育、社會科學、自然科學、應用技術、藝術、文學創作、地理、金石、歷史、國學論文等目錄或引得，莫不逐一敍述，溯古詳今，側意提倡。各科學者，如欲知本科書目，一索即得，便利極矣。

然專科目錄，必自成系統之學科始得而有之。一尙有許多性質特別而又不限於一科者，其所貢獻於學術者，並不下於專科目錄。其最著者爲叢書、個人著作、地方著作、禁書、刻書、闕書、版本、善本、敦煌寫本、舉要、解題、辨偽十二種。此外則婦女著作、家族著作、學派著作、日報要聞、雜誌論文、雜誌名稱、參考書、書評、外族書籍，亦莫不有撰爲目錄或引得者，概括述之，名曰特種目錄篇。

最後則殿以結論篇，稍抒著者對於古今目錄學之感想，及對於將來目錄學之希望。略謂古錄一之最大特色爲重分類而輕編目，有解題而無引得。分類之綱目始終不能超出七略與七錄之矩矱，縱有改易，未能遠勝。除史部性質較近專門外，經、子與集頗近叢書，大綱已誤，細目自難準確。故類名多非學術之名而爲體裁之名，其不能統攝一種專科之學術也必矣。而現代目錄「不校異同多寡，不辨真偽是非，刪解題之敘錄而古錄之優點盡失。知經書之爲叢書而不知子集亦然，則分類仍不能盡革古人之弊。知書目之不足而不知擴而及篇目，則編目亦不能補救古人之窮。」故著者主張「最重要之轉變，實在插架目錄與尋書目錄之分家。竊謂插架不妨略依學術而排列，而尋書必循事物以追求。非但叢書文集之儔，必有分析目錄以便尋書，卽科學歷史之書亦非擷出其所敘事